



毛泽东

语言艺术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毛泽东 传世语言艺术

主 编 李巨川

·第二卷·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段落鉴赏

【解析】

本文写于1948年12月30日，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文章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现在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了。因为两年半战争形势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国民党政府在内战开始时，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供给，更是远远超过了人民解放军。敌方拥有我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敌方是得到了美国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这样，在战争的第一年，形势是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与人民解放军的防御。战争进入第二年（即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战场上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人民解放军已逐渐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军队则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我军不但收复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的大部分失地，还把战线延伸到长江渭水以北的国统区。同时在石家庄、运城、四平等城市作战中学会了一套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这样在防御体系上，国民党的飞机坦克的力量弱小多了。我军不仅能打运动战，而且还能打阵地战。在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的上半年（即1948年7月至12月），又出现另一个根本性变化，即我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一个重要的事实标志着另一个重大转折的开始，即国民党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便利了我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时，我国人民还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样，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最后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敌对的报纸，亦都完全没有争论了。但是，文章告诫人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放弃他们的梦想。军事上的失败，使得他们开始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开始执行一项阴谋计划，即由单纯的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和地方势力继续挣扎；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

组织反对派，阻止革命前进，或带上温和色彩。这一阴谋，将渐渐被人们所认识。(2) 文章提出了一个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严肃的问题，即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就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为之奋斗多年的目标，也是中国的前途。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违背了人民的意志，给国民党政府喘息养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何去何从？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立场态度须鲜明，不能有半点含糊与暧昧。这是前途与命运的选择。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犯下的罪行，以及在3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后，即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1945年10月重庆谈判和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希望和平而不能的情形。文章用一段著名的伊索寓言“农夫与蛇”，提请人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因为盘踞在中国土地上的各类毒蛇，虽然它们感觉到冬天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文章指出革命阵营必须扩大，要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因为革命事业要有主力军，也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战不胜敌人的，革命需要自己的朋友，也不应忘记或冷淡朋友，同时也要牢记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3) 文章宣告：人民解放军将继续南进，作战要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我们在经济、农业、工业、交通等战线上将取得更大成就；我们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组成中央政府——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背景】

1949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时机，迅速彻底坚决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势力，迎接组建一个民主的人民共和国，是摆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大事。当时国内的形势是，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在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内，我中国人民解

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大决战，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人民解放军逐次发起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共歼灭敌军 154 万人，把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消灭了，取得了在军事上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这三大战役，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军事上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也摇摇欲坠，濒临土崩瓦解。但是，蒋介石政府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企图进行垂死挣扎。于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处心积虑地阴谋策划，玩弄起“和平谈判”的阴谋，以求得喘息的时间，另方面又在长江以南加强防卫，大量编练新部队，伺机卷土重来，他们还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色彩，以便保存反动势力。有一些冒充人民朋友的“自由主义人士”，则要我们对敌人“怜惜”、“仁慈”，接受美、蒋反动派的“和平”；有人甚至主张以长江为界，搞所谓“南北朝”。这样，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成了全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针对美蒋反动派的花招，1949 年 1 月 1 日，我新华通讯社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向中外郑重宣告：“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毛泽东在这篇新年献词里，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与目标，因此成为一份纲领性、指导性文件，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 1949 年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全军广大指战员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坚定了决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部队斗志大大提高。这篇献词也帮助那些“中间派”人士分清了是非，澄清了糊涂认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原文】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

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了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出自《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四卷）第1375页。

【鉴赏】

本段文字引自《将革命进行到底》，文意相对完整，作者一开始用设问句修辞形式提出问题，引出两个选择的条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全中国人民命运的重大抉择，毛泽东同志以一个革命领袖的审时度势的目光、高屋建瓴的气概分析两种选择导致的不同结果。首先面对第一种选择，“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没有急于讲“这样，就可以……”却在这一选择后，用了121字的长句侃侃而谈，分析了必须做的事，其任务是必须推翻三座大山，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消灭”一动词前连用了四个修饰词，语气坚定毫不含糊，紧接着阐述对一切反动势力、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不动摇地坚持打倒”，然后以排比句式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两处动词前用状语“在全国范围内”，强调了这一破一立任务之重要、之广泛。121字的长句突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法、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决心、革命的任务、革命的目标。然后，作者指明革命的前景“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并由此“造成……造成……造成……”再次用排句描

绘出灿烂前景，祖国将统一、民主、和平，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并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至此为止，作者鲜明指出第一种选择的结果。

紧接着作者分析了第二种选择，“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将继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旦革命被放弃，后果不可想象，作者用形象的比喻，将国民党反动派喻为受伤的野兽一样，“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侵害，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血腥摧残，历史已给烙下深刻的烙印，一个形象的比喻足以令中国人民清醒地回顾过去，作者分析后言简意赅且语重心长过渡到下文，“现在的问题”，“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他要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必须选择要走的路”，“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三个“必须”，再次强调了关键时刻抉择之重要。最后文章又用三个“是否”，语气一层进一层，深入说明革命即将胜利前夕，何去何从，不容置疑，重申了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紧迫性、重要性。

本段文字特点，根据主题需要，用一正一反的设问引出论题，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给人展示明确的答案，论述过程开合完整，结论鲜明。

七次使用排比修辞手法是本文又一特色，有在一个长句中前后用几次，不断以排比句造成语言气势长驱直入，使文章具有坚定有力排山倒海的特点。

另外，本文在阐述道理的同时，灵巧地插入形象的比喻，使整篇文章显得肃重而不呆板，语意隽永而又生动。

（郑亚楠）

【原文】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

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出自《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四卷）第 1375—1376 页。

【鉴赏】

本段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中的一段。全段义正辞严，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多年来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义屠杀蹂躏中国人民的罪行和其穷凶极恶的本性。为充分表达作者对中国反动派凶恶本性的认识和仇恨之情，先后用四个“难道”加以诘问。前两个“难道”揭露反动派杀人刽子手和卖国贼的嘴脸，文末处的两个“难道”表明了消灭反动派的坚强的决心。这四个“难道”艺术效果上使观点更加鲜明，感情更加强烈，说理更加透彻。

在摆出血战历史时，作者极为少见地用了 150 多字的长句，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犯下了累累罪行和他们之间狼狈为奸的关系，为得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反动派，驱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的结论作了铺垫。与前后各两个“难道”相连接呼应，形成了一气呵成的语势。

（季凤珍）

【原文】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在地认为：凡是要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出自《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四卷）第1376—1378页。

【鉴赏】

毛泽东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了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不良现象，但这并不等于说“言称希腊”不可以，对外国的一切都加以排斥。我们固然不能硬搬或滥用外国的语言，但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反对党八股》）。

在这段文字中，毛泽东就用了古希腊《伊索寓言》中的一则《农夫与蛇》，来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到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基本被消灭，我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认识到，利用单纯的军事斗争难以阻止我军势如破竹的气势，于是转向政治斗争，玩弄起“和平”阴谋，并对革命阵营进行挑拨和策动。毛泽东在为新华社作的这篇1949年新年献词中，援引《伊索寓言》，将此时此刻的国民党反动派比作快要冻死的毒蛇。毒蛇冻僵以后固然很可怜，殊不知它的本性是恶毒的，一旦当它苏醒过来，吃人的本性就会暴露无遗。诚如这位厚道的农夫，可怜它，把它放在胸口，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它，到头来，还是遭到被咬死的毒害。而现时盘踞在中国的各式各样的毒蛇，虽然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不至冻僵，它们随时都有反扑的可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是美帝国主义，都不甘心自行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的，他们不是在进行更为隐蔽和狡诈的阴谋吗？以极力使革命止步，以维护其利益。所以，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应该吸取农夫的教训，对反动派不能姑息，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毒蛇之所以会引起农夫的怜悯之心，是因为对蛇的本性没有认清，只看到它的表面。而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出一副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大肆宣扬所谓“和平”，装出一副翩翩君子的风度，颇似《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令人顿生疑心。这一切举动与去年6月间所称的“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相比照，如此之不协调，如此之不可思议。这一种谦让与和平，是毒蛇化成的美女，看似美丽善良，实则暗藏毒

牙，令人防不胜防。抗战胜利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屠杀成百万的男女老少，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

毛泽东不但谙熟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外国文化的精华亦颇为了解，这段文字运用一中一外的典故，撕开了国民党反动派耍“和平”花腔的面纱和伪装，一语中的，切中肯綮，把道理说得极为透彻明了。

（甘 木）

《评战犯求和》文章鉴赏

【解析】

本文写于1949年1月4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章指出，蒋介石这个中国头号战争罪犯，在1949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目的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势力。蒋介石声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文章逐条分析蒋介石的求和声明，以讽刺揶揄的口吻驳斥揭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和平”可以，而蒋介石眼里的“和平”如果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不行；如果有害于中美关系、美国在中国的特权、中国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那就一概不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蒋介石的“和平”希望的是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国民党政府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整之后卷土重来。毛泽东讥讽地指出：打了两年半了，“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就是稍为休养一会儿也好。“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这里，毛泽东义正辞严地指出，蒋介石的这一要求实质上是要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军队有确实的保障”——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这样，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毛泽东借用《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来比喻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考察当时中国的现状，蒋介石提出的这种生活方式与生活水准的维护，就是指中国买办地主阶级维护其向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而中国人民只能维持被压迫剥削的自由及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倘

若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与水准，对蒋介石来说，和平又有什么用？因此这一条件经“我们可爱的蒋总统”提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手只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我们共产党不讲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与水准，那简直是罪该万死，一切责任要由共产党负了。文章指出蒋介石的新年致词中还有另一个宝贝，即“京沪决战”。蒋介石认为其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文章故意以一种夸张的口气写道：“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接下来，文章以我军的军事力量作参照，按蒋介石的算法，姑且算作20倍的话，国民党军队就该有6000多万人，那当然会有“决胜的把握。”可为什么还要求和呢？拿6000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都会一概成了粉末。因此，蒋介石的求和，似乎完全是“为民请命”了。按蒋介石的声明，只有一点遗憾，即政府里面部分人员受了我党宣传，所以心理动摇，失去自信，而“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文章反问道：“拥有6千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六千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300多万，这难道不是一条特别新闻么？”文章引用了两条新闻消息来说明蒋介石的状况。一条是北平城内的消息：“元旦物价上午略跌，下午复原。”一条是外国通讯社的新闻：“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致词的反映是冷淡的。”文章巧妙地借他人之笔，反映了中国南北两大城市的政局与民心，从而得出一个历史性结论：“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背景】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揭露国民党政府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中的第一篇。其他的评论是：《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军事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蒋家王朝也摇摇欲坠，败局已定。蒋介石不甘心于失败，于是又玩起“和平谈判”的花招。在1949年的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文告，他声称：“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

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等等。但是，蒋介石又提出一些为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条件，如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伪军队等作为谈判的基础。很明显，蒋介石的这个求和声明是虚伪的、骗人的，毫无诚意的。蒋介石一向以军事进攻和和平谈判两手来对付革命力量，在他军事进攻失败后，就乞灵于和平谈判，以谈判取得时间，整顿军队，实行反扑。这次也是如此，求和也是为备战。蒋介石一面求和，一面又加紧了战争的部署。如，他命令其心腹将领汤恩伯负责长江防务，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他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他还任命了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时，蒋介石还拟定了一项利用和谈，争取在3至6个月内，在长江以南重新编练200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此外，作为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御用工具的蒋介石，已失去主子的青睐。美国眼看蒋介石已是众叛亲离，即将下台，就想换一个工具，由反动面目尚未暴露或者在人民中对其有某些幻想的人物来代替蒋介石以“和平”的面目出现，欺骗人民，麻痹警觉性，借以保存反动实力。1948年间，美国就进行活动，企图在适当时机，以李宗仁代替蒋介石。同时利用某些既同反动阵营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即所谓自由主义人士，鼓动他们呼吁和平，并竭力让他们混进革命阵营，散布和平幻想，要人们接受反动派的“和平”。而此时，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正是美国这一政策的产物。同时，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促使蒋介石匆匆发出了“求和”文告。国民党内部向来派系很多，矛盾重重。在1948年12月25日，桂系首领之一、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当时蒋介石处境极为不利的形势，从汉口向蒋介石发电报，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目的是逼蒋下台，抬高桂系的地位。同时，在白崇禧控制下的湖北省参议会，也致电蒋介石，要蒋“改弦更张”，“寻取途径，恢复和谈”。蒋介石派人去武汉，希望寻求白崇禧的支持，但没有达到目的。另外，蒋介石也企图利用桂系出来与中共周旋，以作缓兵之计。正是在上述形势之下，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了求和文告。对于蒋介石的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总的说就是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但也不拒绝在一定条件基础上的和平谈判。为此，毛泽东撰写了《评战犯求和》一文。在文章中，把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剖析开来，逐条分析评论，摆事实讲道理。这篇文章，以其之

矛，攻其之盾，淋漓尽致地暴露了蒋介石政府和谈是假，争取喘息时间重新开战是真的嘴脸。

【原文】

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战犯蒋介石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蒋介石供认了匪帮们的整个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如下：

“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这是首先重要的。“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国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于将中国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一句话，“和平”而有害于这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

“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和平”必须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和平”就是为了这个。打了两年半了，“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就是稍为休养一会儿也好。

“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

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这个“法统”是万万“中断”不得的，倘若“中断”了，那是很危险的，整个买办地主阶级将被消灭，国民党匪帮将告灭亡，一切大中小战争罪犯将被捉拿治罪。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虽然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是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倘若战犯们及其阶级不能维持其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和平有什么用呢？而要这个，当然就要维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

上述一切，还没有包括一月一日战犯求和声明中的一切宝贝。还有一个宝贝，这就是蒋介石在其新年致词中所说的“京沪决战”。哪里有这种“决战”的力量呢？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

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

难道万事皆好，一个缺点也没有吗？据说缺点是有的。什么缺点呢？蒋总统说：“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新闻年年皆有，今年特别不同。拥有六千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六千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三百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吗？

要问：这样的新闻是否在市场上还有销路？是否还值得人们看上一眼？根据我们所得的北平城内的消息是：“元旦物价上午略跌，下午复原。”外国通讯社说：“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致词的反映是冷淡的。”这就答复了战犯蒋介石的销路问题。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出自《评战犯求和》，《毛泽东选集》（四卷）第1381—1384页。

【鉴赏】

这是毛泽东针对蒋介石1949年1月1日发表的《新年文告》，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战争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经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军，已经从防御转入了进攻，由长期的数量上的劣势转为优势，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战线已经全部瓦解。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一方面竭力打扮自己和自己的政府，说什么“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之民族生存之道”，“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另一方面又阴险地把战争的罪责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说什么“今日时局为和为战……全在于共产党。”蒋介石呼吁和平，实际是欺骗舆论；看似求和，实为争取喘息时间，伺机反扑。

毛泽东在文章里首先指出，蒋介石的求和声明的实质，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接着，便根据蒋介石《新年文告》中提到的五个和平条件所透露出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意图，分五个方面逐一